

## 《阿Q正传》中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书写

陈晨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鲁迅笔下的阿Q短暂的一生中,一直面临着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双重困惑。鲁迅通过描写阿Q位卑身贱的社会地位、困扰一生的生计问题、悲剧收场的恋爱经历、无法实现的“革命”愿望和在麻痹愚蠢中走向死亡,从几个方面阐释阿Q生命历程中的双重困惑。而这绝非只是阿Q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这是鲁迅对整个社会、全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生命状态的一种观照和反思。

**关键词:**《阿Q正传》; 生存困境; 精神危机; 书写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1-0049-04

“《阿Q正传》是‘鲁迅人学’的艺术结晶”<sup>[1]</sup>,这句话道出了《阿Q正传》这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所展现的鲁迅的人学思想内涵。人学的历史使命是走向人的现实世界,深入研究人的生存现状。鲁迅以“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sup>[2]83</sup>的思想为出发点,塑造了阿Q这一不朽的典型形象来全方位、深层次地观照和反思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本文将从阿Q的社会地位、生计问题、恋爱经历、革命愿望和死亡恐惧五个方面探究阿Q深陷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双重困扰的生命历程,进而挖掘出鲁迅赋予阿Q这一形象的人学内涵,从而理解鲁迅为什么会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

### 一

阿Q生活在20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未庄”是旧中国“吃人”社会体制的缩影与象征,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之间彼此互不关心、冷漠麻木、隔膜着,“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得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无从相印。”<sup>[2]83</sup>阿Q作为下层贫民在这人与人之间筑起高墙的社会中默默生长着,这是鲁迅对阿Q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整体透视。在《阿Q正传》的原文中,鲁迅这样描写阿Q在未庄的身份和地位:

阿Q的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的“形状”也

有些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得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形状”……<sup>[3]515</sup>

阿Q生活在社会底层靠出卖苦力为生。他的“形状”是渺茫的,未庄的人也只会拿他取笑,他身份是无产的雇工有时也是任人取笑的工具。他在未庄的身份是个无人关注的短工,也许未庄的闲人们无聊时对阿Q的调侃和取笑已是对他的存在最大的关注。而阿Q作为一个贫雇农,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寸土地和居所,只得寄住在土谷祠里,他本也是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的人。但是,他的勤苦的劳动并没有改变他在未庄的社会地位,一直是闲人们欺辱的对象,阿Q低贱的社会地位让他肉体上遭受伤害,精神上也遭凌辱。阿Q悲苦的人生代表了阿Q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广大贫苦民众们的共同遭遇,他们在卑微和低贱中寻求生存空间。当阿Q们在精神上承受不住这种生存上的痛楚时,便开始学会掩饰位卑身贱的现实,用精神上的胜利来安慰自己。阿Q对剥夺他姓名权利的统治者赵太爷并没有反抗,因为他在那个社会中的卑微的地位和低贱的身份决定了他的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是徒劳的。“沉默受辱”给本在困境中生活的阿Q增加了精神上的压迫。

收稿日期:2012-11-29

作者简介:陈晨(1988-),女,内蒙古通辽人,硕士生,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为了使自己长期处于压抑中的精神不至于崩溃,所以阿Q发明了“儿子打老子”、“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的精神胜利法。阿Q之所以需要在精神上获得胜利,是因为他需要把现实的痛楚内转为自己虚妄的假想和盲目的自负来进行自我麻醉和自我安慰。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基督教产生的原因时所说:“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sup>[4]</sup>,阿Q就是以这种在精神上寻求胜利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一生存方法,即把现实中各种痛苦经历和无法实现的愿望统统扔进无意识里冲淡,用一种虚幻的胜利来掩饰生活本来的真实。这是阿Q生命历程中带着荒唐和绝望色彩的精神独创。

## 二

鲁迅在小说《伤逝》里借主人公涓生之口表达出“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sup>[5]</sup>的“生命第一义”的观点。但是,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基本生存欲求却得不到满足,生活常陷入窘困之中。“在阿Q的社会里,土劣之势是厉害的,求食之道是艰辛的,一般人民必然感到生活的胁迫。”<sup>[6]73</sup>

有一日很温和,……阿Q却觉得寒冷了起来,……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还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钱,但至今没有见;……慌张的四顾,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sup>[3]531</sup>。

这一段表现了阿Q在向吴妈求爱失败后被赶出赵府而寻不到生计之路的窘迫。这使本已在“艰辛的求食之道”中挣扎的阿Q“雪上加霜”。天气似乎已有带着夏意的温和,这与阿Q的生存现状形成鲜明对比。阿Q却因为饥饿的原因颇感寒冷之意,此时,阿Q对自己的温饱问题已无计可施了,自己的生活总“资产”似乎都也没什么可以再拿来换钱的了,棉被、毡帽、布衫、棉袄也都卖了抵债和充饥,“现在还有裤子”但也万不可脱了。阿Q一时间在饥饿的困窘和无助中精神慌张起来,生理上的饥饿感让他在精神上感到空虚,饥饿感的困扰也让他精神上出现“在路上拾得一注钱”的幻想,他用一时的幻想来缓解自己难熬的对食物的渴望。但空虚的幻想过后终究是要

回到现实中来的。现实抛给他的仍是难耐的饥饿和求食无门的残酷。阿Q带着精神上的慌张和空虚在“在路上走着要‘求食’”<sup>[3]531</sup>,他恍惚的走过熟识的酒店,走过熟识的馒头,都没有暂停,他在行走中寻求一份可以在未庄生存下去的权利。但是,他的走寻又是徒劳的,未庄的统治者赵太爷们已剥夺了他在未庄的生存权利。而未庄人慑于赵太爷的权势,不再雇佣阿Q,阿Q在未庄的短工地位已被小D取代。这样,阿Q就在未庄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资格。于是阿Q在生活的极度困窘和精神慌张与空虚无助的逼迫下,一步一步沦为以偷盗为生的游民。出于生计所迫一步步走上歧路和末路的阿Q反映了当时广大贫民的一种悲剧命运。鲁迅曾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sup>[7]</sup>鲁迅在这里肯定了生命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而作为生命个体的阿Q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他的一生都在求生的边缘线上挣扎着永不能逃脱生计困境和生计所带来的精神慌张与空虚的困扰。

## 三

古代的圣贤讲“食、色、性也。”阿Q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的正常合理的情爱欲望得不到满足。有一次,几乎要开始一段恋爱史: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地抢上去对伊跪下了,一刹时中很寂然。“阿呀!”吴妈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sup>[3]526</sup>。

阿Q恋爱对象匮乏的现实处境和无性的精神痛苦使阿Q用赤裸裸的语言表达出了自己长期以来压抑着的性欲求。他那重复了两遍的吓得吴妈发愣的一句“我和你困觉”是他本能的性欲求的反映,也是他丧失自己的精神存在和情爱言说方式的显现。阿Q所具有的爱情表达不过是最赤裸裸的性的言说,这意味着阿Q残酷的生存现实。在精神上麻醉自己的阿Q在卑微的现实生存中,连最起码的性本能欲求也无法满足。阿Q直爽的表白没有成功,换来的是赵秀才的大竹杠和官话“忘八蛋”式的咒骂。还有赵太爷的“明文勒索”和借机敲诈,阿Q为此遭到了赤裸裸的盘剥,这恋爱未成的悲剧结局深深地危及到了阿Q的生存问题。阿Q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

双重打压下痛苦挣扎着。吴妈拒绝了阿Q,赵太爷拒绝了阿Q,未庄的人们也拒绝了阿Q。阿Q同时陷入精神与生存的双重困境。阿Q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在生存上陷入绝境,在精神上失去自由,没有选择自己恋爱对象的权利。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sup>[8]</sup>鲁迅主张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反抗一切形式的对人精神奴役的现象。鲁迅在《阿Q正传》中用一章的篇幅写阿Q的恋爱悲剧,而实质上阿Q并没有恋爱,只是在“而立”之年被小尼姑害的“飘飘然”起来,激发了阿Q的情爱欲求和性冲动。而吴妈假正经式的夸张反应和赵太爷们的勒索阻挠使阿Q刚刚萌生的恋爱萌芽被遏杀了,同时使阿Q在未庄的“名誉”扫地,失去了在未庄做短工的生存权利。可见,阿Q的恋爱史还没正式开始就以悲剧的结尾收场了。

#### 四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sup>[9]</sup>鲁迅在《〈阿Q正传〉成因》一文里指出了阿Q革命的可能性。在辛亥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赤贫的阿Q也产生了革命的愿望: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sup>[3]540</sup>

阿Q在中兴之后再一次走向末路,所以近來生活上用度又窘困了。在生活窘困之中心里感到有些不平。身处绝境生存现实中的阿Q也滋生出一种渴望变革的要求,一种改变现实的要求。阿Q朦胧地认识到革命可能有利于改变他现在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于是他在土谷祠里的睡梦中为自己构思了这幅革命后的蓝图:他要借小D们之力来把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等革命得来的财产都搬到土谷祠来。虽然阿Q的革命愿望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鲁迅的确从极其复杂的矛盾中显示出在这个被压迫者身上已经有着革命的种子的萌芽,已经闪现出革命本能的火花。”<sup>[6]178</sup>阿Q的身

上已经开始孕育着革命萌芽的种子,他不满于他目前上无一瓦,下无寸土的窘困生活境况,向往“土谷祠”式革命的到来。然而他的“土谷祠”的梦只是自我想象革命后的精神幻觉,肚子饿的现实紧迫感让他开始积极的“投奔革命”,但遭到了“伪革命者”假洋鬼子们的无情地阻挠。阿Q来到假洋鬼子处,“用十二分的勇气”说:“我要投……”<sup>[3]545</sup>,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吓道:“滚出去!”<sup>[3]545</sup>。从被假洋鬼子之流赶出之后,阿Q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他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无聊。”<sup>[3]545</sup>阿Q想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革命愿望破灭了,生存上依然处于困顿之中,精神上也越发的“无聊”起来。内心又一次陷入了慌张和忧愁中,不能革命了,生计之忧是必然存在的,内心的抱负、志向、希望也都化为泡影了。无法实现的“革命”愿望使阿Q不得不再一次面对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无聊的双重困扰。

#### 五

鲁迅在论及俄国作家果戈里的作品时说:“果戈里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sup>[10]</sup>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里的人物也具备这样的悲剧魅力。阿Q的悲剧性命运的结局会令人感到尤为心酸。

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sup>[3]552</sup>

这是阿Q在走向死亡时,他看到看客的眼睛正像四年前遇到的饿狼一样的眼睛。狼的眼睛和看客们的眼睛交织在一起啃吃着他的肉体 and 灵魂。往昔的回忆与现实的恐惧交相融合。看客们的眼睛如狼的眼睛一样“又钝又锋利”,咀嚼着他的话,咀嚼着他的灵魂,阿Q在这被咀嚼中感到对死亡深深的恐惧。阿Q的生命被咬死,阿Q的精神也被吃的粉碎。阿Q的一生都是充满悲剧性意味的,这个悲剧性不仅表现在他身处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也表现在他生命面临绝境之时,他的不觉悟和麻木。麻痹愚蠢的阿Q并不知道他倾

尽心力画了一个索取自己性命的圆。当阿 Q 在临刑前穿上写着黑字的白背心被押上刑车时,他才初感到死亡的袭来,也因此由最初的麻痹慌张上升为面对死亡的恐惧。审问过堂和游街行刑这样关乎自己生死的大事,阿 Q 是在麻痹和恐惧的精神状态中接受的,阿 Q 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仍在极度恐惧中一度想寻着人们对自己的同情和怜悯,然而,得到的只是一双双又凶又怯的眼睛和人们对他走向死亡的观摩。在冷酷的人世间,阿 Q 临死时连一丝同情都没有寻到,他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被摧毁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都不再起作用,阿 Q 的精神彻底崩溃,随着一声枪响“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sup>[3]552</sup>阿 Q 活着的时候如虫豸般没有争得做人的权利,走向死亡之时依然在麻痹愚蠢中任人宰割。阿 Q 直到死也未能摆脱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双重困扰。

阿 Q 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演绎了一曲又一曲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的双重变奏曲。鲁迅刻画阿 Q 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的目的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sup>[11]</sup>鲁迅一生都在秉执着“立人”的思想。他要为“默默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下的草一样”<sup>[2]84</sup>的百姓“立人”。要让每一个人在社会中争得生存的一席之地,拥有个体的精神自由和更有尊严的生活。鲁迅一直都关注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现状。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更是关怀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鲁迅“立人”的人学思想是他将马克思主义观念应用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实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基础。”鲁迅改造国民性,将其发展为追求人性的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立人”,启示我们关注当下人面临的生存困境问题。

#### 参考文献:

- [1] 张梦阳.《阿 Q 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8(10):4-12.
- [2]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 鲁迅.呐喊·阿 Q 正传.鲁迅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4.
- [5] 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6.
- [6] 邵伯周.《阿 Q 正传》研究纵横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 [7]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
- [8]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
- [9] 鲁迅.华盖集续编·《阿 Q 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7.
- [10]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6.
- [11]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13.

## "The True Story of Ah Q" Survival the Predicament and Spiritual Crisis in Writing

CHEN Chen

(Graduate School,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Abstract:** Short life of Lu Xun shape Ah Q, has been facing double confusion survival predicament and spiritual crisis. Lu Xun by describ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Ah Q Suffering itself cheap, troubled life of livelihood issues, can not achieve "the revolutionary aspirations" of the tragedy of love experiences and palsy stupidity toward aspects of death to illustrate the life course of Ah Q double confused. This is not just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Ah Q, which is a contemplation and reflection of Lu Xun survival situation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all of humanity and life status.

**Keyword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living dilemma; spiritual crisis; writing

(责任编辑:李开玲)